

地方党史漫谈

民间采风

寻访革命老区 江垭古镇

□ 戴楚洲

江垭镇是慈利县第一大镇，也是湘鄂边陲重镇。虎年隆冬，受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委托，张家界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陈能宽故居举行 湖南省党史教育基地 授牌仪式，陈能宽故居坐落在江垭镇。

当天，我们也寻访了江垭镇名胜古迹。这里是一片革命老区。

江垭镇位于慈利县西北部，总面积298平方公里，镇政府驻东河街社区（居委会）。江垭物产丰富，盛产金香柚、柑橘、杜仲、雄鱼和银鱼等。江垭林场北山的杜仲林，是世界三大杜仲林之一。江垭镇，也是南北大侠杜心五、 两弹一星 元勋陈能宽和红军将领张德等历史名人出生之地。

这是一个具有千年建置历史的文化名镇。因地处澧江（又名澧水）、索溪（又名索水）交汇之垭而得名，历来是湘西北政治、经贸、文化、交通的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史料记载，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地方统治者、澧州知州刘仁霸曾驱使土家先民在索水入澧之处立木栅为城，始筑兵寨 索口寨 。1930年，慈利县二十一都正式建立江垭镇。江垭古建筑群从澧水古渡月塔至跑马场，长达1500多米，俗称 蜈蚣街 。街道依山构筑，多为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封火墙木建筑，保存完好的丁字街、兴隆街和东河街等石板古街，全为前店后院商铺。目前仍尚存陈能宽故居、唐承厚宅院、吴国全宅院和刘氏祠堂等十余栋土家族建筑。2011年，江垭古建筑群被湖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江垭镇九溪村是座古老 边城 ，因周边的索溪、喝堡溪、南斗溪、大富溪、龙馆溪、书院溪、大河溪、下闸溪和秀水溪九条溪水在此处流入澧水而得名。明代《隆庆岳州府志》记载： 九溪在慈利县北九十里，以喝堡溪等八溪会索口溪故名。 相传坐落在九溪城北的兴国寺始建于唐代，现存兴国寺残碑。为防范少数民族反抗，湖广都司于明代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九溪设置 九溪卫 。其辖区甚宽，统辖麻寮所、添平所、澧州所、安福所以及桑植宣慰司，统治澧水流域鹤峰县、安乡县等十县。同年，九溪卫指挥吕成、韩忠等人督工采木伐石，始筑卫城，屯兵把守。

九溪卫古城共有四个大门，四门之上各有城楼。东门叫 朝天门 ，南门叫 迎熏门 ，西门叫 定边门 ，北门叫 拱极门 。在八宝街创建卫署，居住军政官吏，主管政治；卫城西游击署（址在今九溪完小）专管军事，在这里，现仍存有打靶坪等古地名。

清代康熙年间， 九溪营 副将李承恩率兵捐修营棚。东南修建炮台，城中心十字街有钟鼓楼。文人学士常来九溪观赏名胜古迹，曾留下百余篇题咏诗文。明代作家孙期亿游览仙侣洞后，写下游记《仙侣记略》。明代万历吏部尚书陈世蕴巡视九溪卫，咏《登九溪城南楼》诗称九溪 饶歌鼓吹咽江流，小队元戎此胜游；天设画图山远近，地蒸岚气树沉浮。 九溪卫儒学教授黄汉《九溪舟次晚泊》所描景致为 片帆如画里，柳絮暮烟焚；绿水煮红日，青山帐白云。 九溪卫城南、北城门保存完好，九溪卫城北门残墙长达千米的城墙全用石头、砖块垒就。九溪卫古城墙如箭弓，南北街道似长箭。一湾澧水绕城而过，滋润土家族民居。踏上九溪古街，仿佛进入时光隧道。在卫城民居中，可见安氏大宅等百年老宅、木雕窗和封火墙等10多栋明清时期土家建筑。

2011年，九溪卫城被湖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九溪卫城寺庙甚多，有兴国寺、文昌阁和文庙等29处。兴国寺位于九溪卫古城北部，规模宏大，共有牌楼、金刚殿、大雄宝殿、梅花殿、方丈室五殿和两口明钟。历代文武官员、迁客骚人游此，多有题咏。明代工部尚书周叙《兴国寺》诗有 玉阶进进三分地，扭转唐虞第一流 名句。慈利二中内现存的兴国寺梅花殿（又名八角楼），两层屋檐，造形美观，结构严谨，技艺精湛。其1983年被湖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10月始，湖南大学考古系和慈利县文物局组成考古队，对九溪古城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考古，采用清理、拓片、钻探、试掘等方法，发现大批文物古迹。九溪古城保存完整，对研究明清时期卫所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专家一致建议九溪古城申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垭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是军事重镇，任弼时、贺龙、萧克和袁任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江垭开展革命活动。江垭镇属革命老区，至今仍保留着红二军团江垭扩红旧址等革命遗址，流传着《红军攻打江垭》等革命故事。1929年8月23日，贺龙等人率领红四军主力向江垭推进，陈策勋、熊湘熙部闻风而逃，红军长驱直入。8月25日，红军指战员在江垭与徐小桐部接触以后，徐小桐部撤走，江垭遂为红军占领。1933年1月，贺龙率领红三军向江垭进攻，守敌朱际凯部逃窜。1月19日，红三军占领江垭。1934年3月19日，红三军攻打江垭，将朱际凯团击溃，占领江垭。次日，又向杉木桥进发。21日晚上，仍然折回江垭，进攻前来围剿的慈利县团防兵，歼敌甚多。1935年4月26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军团打败江垭守敌徐小桐部，红二军团政治部进驻江垭镇古建策刘氏祠堂。任弼时、贺龙、向应在此召开团级以上军官会议，并在江垭一带开展扩大红军工作。

2011年，位于慈利县江垭镇东河街的 红二军团政治部旧址 随 九溪卫城及江垭古建筑群 被湖南省政府一同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被市委宣传部列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2年，被市委党史研究室列为市级党史教育基地。

江垭也是旅游大镇。近年来，其以江垭水库平湖游、江垭温泉度假村、澧江漂流、龙王洞景区、九溪卫古城等为主的旅游景区逐步升温。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澧江风景区成为张家界东线旅游胜地；江垭水库风景区，山水交融，孕育着澧水的幽湖、古木、奇山、峡谷，龙潭湾、恶龙潭、穿眼洞、阴门山等，峻丽险绝；江垭温泉度假村是张家界唯一一处仿古式半露天温泉，为4A景区。

记事

太白回乡记

□ 刘晓平

的去了城里跟儿女同住 有的成了留守老人。

回到家，一见到奶奶，秦雅就抱住奶奶。奶奶一个劲地说： 孙女终于回来了，让我好好看看，好好看看。 站在一旁的杜生银傻傻地笑着，奶奶一转身见了，忙说： 你也很辛苦，经常帮我忙这忙那的，坐下喝茶，马上吃饭！ 杜生银说： 奶奶，饭就不吃了，我厂里还有事，您有事再叫我就是。 说完与秦雅扬扬手就走了。秦雅道声 谢谢 ，看着杜生银远去的背影想：小伙子还蛮实在的，喜欢帮老人办事，这样受奶奶喜欢和信任。奶奶见了孙女 ,总有说不完的话。秦雅告诉奶奶：这次回来 ,主要是看奶奶 ,顺便办两件事，一是拍果园的照片，一是拍太白秦岭的美景 ,想搞一次摄影展。

第二天早饭后，秦雅与奶奶说一声就去了苹果园，从周边一直拍过去，不同角度，不同选材，一连拍了两天。回到家，她调选了一些好的照片给奶奶看，告诉奶奶： 今年肯定是大丰收年，您看这照片上的苹果美不美？多诱人！ 奶奶看后，一个劲夸孙女： 孙女是大师傅了，拍得太好了！ 秦雅说： 丰收了就好，乡亲们就可以过个丰收年了。 奶奶却说： 丰收不丰年啦，山里苹果卖不出价钱，到头来大家空欢喜一场。秦雅说： 奶奶，我们这么好品质的苹果，在城里是要卖上好价钱的。 奶奶却叹气： 山里人难啊，太白山里就更难了。 许久没有了秦雅的回声，奶奶转过背一看，沉思中的孙女坚毅地说： 我来想办法。 她告诉奶奶，从明天起将要上太白山拍秦岭，把最最美的景色拍下来。她对奶奶说： 我准备



冬日秋韵 李陶 摄



文人的 遗憾 书事

□ 江舟

前，他依旧在多方寻找自己的藏书，这些丢失的藏书成为刘文典后半生的一块 心病 。吴宓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因受陈寅恪的影响，非常喜欢购书。在美国读书，除去日常开支，吴宓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宽裕，有一次逛书店，他看到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有19巨册。看到这套书，吴宓欣喜若狂，节衣缩食了几个月，花费了60美元，把摆在书店的全套《莎士比亚全集》汇编本分两次买了回来。回国的时时候，吴宓费心尽力将这套书运回国内，这套书籍就一直跟随在吴宓身边。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宓在颠沛流离之中，数次搬迁，因为没有合适的存放场所，携带这套书籍既费钱又费力。1947年，经济陷入困窘的吴宓只有把全套《莎士比亚全集》汇编本出售给孙大

雨，这套与吴宓相伴多年的书籍换了主人，让吴宓难过了许久，后来，吴宓再想买一套《莎士比亚全集》都最终没有如愿，犹如恋人一旦分手，便永不能相见，在吴宓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藏书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全家生活陷入困顿之中，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无奈之下，只有选择卖出自己多年的藏书，他在《售书记》中痛心地写道： 我的书都是 有所谓 而收集起来的，这样的一大批一大批的 去 ，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 书 ，同时也是我的 感情，我的 研究工作，我的 心的温暖 ！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 别无长物 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

然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只能不断地编目、出售，不断地伤心。有了眼泪，也得往肚里倒流下去 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书呢？曾想告诉世人说，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只千万不要藏书。

文人多是爱书的，当文人或丢书、或卖书，犹如是丢弃、卖掉自己亲生儿女一般，那种无奈、不舍或痛苦，只有读书人自己才能深切感受。

钱，也是大好的行情。但是，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却始终看得人多，买的人少。我也没买只看，却无意中女儿损毁了大娘的一根辛苦草，心里总感到内疚不安。再也不敢多发一言，只是小心地看着大娘双手仙若莲花，经过一系列繁复的演化，终于捧出了最后的宝贝。

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英气逼人，灿光若金，实在是漂亮！这次很快有人买下了，三块钱。大娘吁了一口气，站起身，长长舒了下腰，毕竟坐了太久，太累了。

围观的人散了一半，天色已晚，暮气渐至。随着众人下山，我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位头发花白青布衣的大娘。春寒未尽，大娘是否也要早些下山，家中老伴是否也已开始倚门守望她那佝偻的身影？